毛詩序說

毛詩序說卷之四

京山郝敬學　男洪[illegible][illegible]
門人彭大鹏
侄千里校

小雅

說曰列國之詩謂之風王朝之詩謂之雅風俗也雅正也正者政也言小政者爲小雅言大政者爲大雅皆王朝之詩小雅多言政事而兼風大雅多言君德而兼頌故小雅之聲

飄姚和動大雅之聲莊嚴典則小大之義盡此矣司馬遷謂國風好色不淫小雅怨誹不怒以國風小雅并言不及大雅亦此意也雅有正變皆周未東以前西京之詩東遷而後無雅故曰詩亡

鹿鳴之什

說曰雅無諸國之別故毛氏列以為什如軍法十人為什也自鹿鳴至魚麗十篇為鹿鳴之什外南陔白華華黍三詩有目無篇不與

周書文武之雅也朱子以亡詩配數改編而小雅舊什亂矣

古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毛公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言矣

說曰朱子改為燕饗賓客之詩據燕禮鄉飲酒禮工歌用之遂以為通用之樂然此詩初本天子燕羣臣嘉賓而作也猶關雎本后妃之德雖鄉射燕禮用之未可遂以為鄉射燕

禮之樂歌也則此詩豈可遂目為燕饗泛用之詩乎鹿之言祿也明主祿養賢臣故臣僚有羣鹿之象鹿陽物也生于山苹蒿芩皆草也生于澤鹿食澤中有山澤交之象易所謂咸者感也故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是為明主求教之象天地感而萬物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易以咸首下經詩以鹿鳴冠雅其義同所以為登歌之首也

古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毛公曰有功而見

知。則說矣、

說曰。周先生遣使臣、終事歸、則歌此詩燕之。毛傳謂爲文王之詩、而稱王事者、西伯受商王之命、以統諸侯、使臣往來、皆王事也、此因西伯末稱王而曲解之、非也、後儒遂謂文王末年稱王、尤非也、蓋凡風雅歌文王之事、非即作于文王之世、周道大行、然後禮樂興、則是成王周公之世矣、故稱王事稱天子、文武同也、四牡使臣之乘馬也、馬行地無疆、坤道

也。臣道也。故以爲比。雄曰牡。男子經營四方。故以四牡比。雖與睢通。卽睢鳩。布穀也。其鳴勸耕。以比孝子耕田養其父母也。

古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毛公曰。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說曰。此本文王之詩。後王遣使臣。皆用之。使臣受命不同。總之宣上德。達下情而已。人主深居清穆。四方艱難疾苦。無由周知。故使臣以周諮爲先務焉。燕以遣之。所謂送以禮也

歌以樂之所謂送以樂也遠而有光華是皇華所取義也綸命寵被君以華其臣奉使不辱臣以華其君朱子謂序不達詩意非也

古序曰常棣燕兄弟也毛公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說曰按武王周公管蔡皆文之昭也武王崩周公相成王使管叔蔡叔監殷管叔將以殷叛流言毀公王疑公公遂避位去居東明年管叔叛成王執而殺之公不預聞不能救也

鬱鬱飲恨。情見乎鴟鴞大誥諸篇。及天下旣定。制禮樂。追傷而作此詩。於凡宗族燕飲則歌之。首言兄弟至親。二章言死喪。即管叔見殺之事。三章言急難。即避位居東之事。四章言閱墻禦侮。即二叔流言。武庚作亂之事。五章言旣安寧。追怪往事。極道悔恨之意。旣不忍叔之死。而又不敢咎王。長歌代泣。自怨自艾。使工瞽諷誦。以感之諸父兄弟。亟稱良朋者。自恨爲兄弟不如朋友耳。情有難言。故末

章云是究是圖衆曲甚苦。千載之下，猶堪揮涕，而世儒曾不究圖，誣公殺兄，愚于書金縢辨之詳矣。學者誦鴟鴞常棣，讀大誥康誥，而不諒公之心，千古面牆耳。奚以誦詩讀書爲乎。○余誦常棣，而周公無殺管叔之事，愈明矣。蓋二叔得罪王室與天下也。雖有可殺之罪，而公終無殺兄之心。天下以討罪人爲大義，而公終以不能全兄爲不恭，故于康誥曰，弟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

弟此詩亦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其自怨之情愴然蓋傷管叔之死而恨己之不能救也豈其有殺兄之事而又爲此辭乎春秋左傳亦惑于周公殺兄之說故謂是詩爲召穆公作也夫召穆公則宣王之季矣序謂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安得有幽宣變雅雜于其中左氏紕繆不止此一端至其爲國語又謂爲周文公作其孤疑兩可本無足據然周公之詩而魚麗之序又云文武何也凡文武之詩

非即作于文武之時也皆周公成文武之德以制禮作樂此其燕兄弟之樂歌也朱子疑世次不類謂此序與魚麗之序相矛盾可謂不達矣

古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毛公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說曰太平非一士之力明主求賢如爲室求木故以伐木比語曰良禽擇木良臣擇主主

明則士附林茂則鳥歸故以鳥鳴爲比山林有士幽谷有鳥伐木聞鳥鳴以比求賢得良朋也丁丁用力以比求治也許許人衆以比朋友也山阪野處伐木賤事以比故舊也王者貴不忘賤故屢詠伐木所以爲燕朋友故舊之詩也

古序曰天保下報上也毛公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說曰朱子謂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

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古註意同則是羣臣嘉賓使臣兄弟朋友凡蒙燕者皆歌此詩則周臣之答其上也不幾于虛文雷同乎非也文武盛時上下交而泰道成人心和悅周公作是詩以鳴其盛先有泰平之福忠愛之情而後樂歌興焉非預作是詩徒使諸臣誇誦如後世辭臣矯飾以誣其君非天保之情矣今觀其辭曰單厚諷以仁也曰多益諷以損也曰戩穀諷以盡善也曰孝諷以承先

也曰質諷以治也終之曰爾德歸美之中責難之義備焉所以爲天保也朱傳單厚多益戩穀之類俱作福祿解文義重沓而乏諷規與後世獻諛之辭何殊蓋祝其君而以日之不足神之弔日月之盈虛意微婉矣

古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毛公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說曰。朱子謂此未必文王之詩。夫文王雖未爲王。其爲方伯也。以王命遣戍。自有樂歌。此詩居正雅之先。非文王烏足以當之。亦猶國風首二南。雖不必盡文王后妃之事。而皆以歌詠文王后妃之化。爲世法程也。故風者。教也。自家庭以達于邦國。雅者。正也。自朝廷以達于天下。教以君爲主。故二南之事。不出家國。政以天子爲宗。故小雅之事。及于天下。周之政教。由文王興。風雅皆自文王始也。然何

知非武王乎。蓋文武同而謨烈異，武王之烈
誓命也，著之史冊，文王之謨禮樂也，被之聲
歌，功莫大于武，而德莫高于文，夫子于書記
武功，而于詩歌文德，二南小雅，關雎鹿鳴諸
詩所以誌文王之德之盛也，當紂之末，禮樂
征伐雖奉商政，而周家聲靈文物，煥然維新，
采薇命將出師，想見當世威德隆重，而小心
服事，不肯改姓易物，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周
之德，可謂至德，文王既沒，文在茲者，此之謂

也采薇以王師制敵之易微之言微也四章言帥權此三軍和集也王者之師貴人和所以制敵如采薇也朱子論詩以代言爲上之厚三百篇中美刺多代言也聖人佚道使民不在代言而在體恤之誠讀者當得之言外

古序曰出車勞還率也

說曰前篇遣戍此與下篇戍畢歸而燕以勞之此篇勞將帥也遣則將與卒同軍旅同心也勞則將與卒異朝廷殊禮也禮賜君子小

人不同日勞將帥以出車君子之儀衛勞士卒以杕杜小人之私情出車敘其功杕杜敘其情耳

古序曰杕杜勞還役也

說曰出車以勞君子詳其事而美其功杕杜以勞小人敘室家私情而已杕杜孤樹也杜棣屬梨也實甘者爲棠澀者爲杜棠枝叢密而杜枝多刺其花皆合聚故棠棣比兄弟而杕杜比士卒花合而樹獨則孤卒合而軍還

則散故爲還卒之比北山幽方憂思之比枸杞甜菜味苦士卒甘苦之比○先儒謂采薇以下爲文王之詩諷之誠然武王命將誓師氣象自別而末年受命制作未備周公承文謨作歌故篇中稱王稱天子舊註以爲殷王非也

古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毛公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

說曰朱子改爲燕饗通用之樂歌非也明王盛時品物蕃阜詩人作歌以美豐亨富有之祥聖人刪詩正雅師文武崇王道而說者但爲上下飲酒定樂歌道主人優賓之意則全詩所言皆口腹殽饌而已執儀禮鄉飲工歌以爲據則是雅頌秪爲儀禮外傳而已淺陋卑薄何以言詩○朱子謂魚麗非文武之詩不在鹿鳴什內蓋據儀禮鄉飲酒禮笙歌相閒謂歌有詩而笙無詩以南陔白華華黍闕

鹿鳴以下三詩由庚間魚麗崇丘間南有嘉魚由儀間南山有臺移舊章以合儀禮幷古序改爲燕饗通用之歌置周道文武之盛於不講夫聖人删詩非删禮也笙歌相間自有禮儀在何得以有聲無辭之空名寄之雅中辭生于心聲託于器凡樂由心生聲由辭生有辭然後有聲聲無辭則不成章若笙自爲笙歌自爲歌一歌間一笙風雅頌之歌三百即合有三百笙笙有三百簫管竽籥之類亦

合各有三百。奚獨南陔白華五六篇而已。又謂儀禮於鹿鳴四牡以下曰歌。於南陔白華華黍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以此爲有聲無辭之徵。今按鄉射亦儀禮也。云奏騶虞貍首。而騶虞有辭亦云奏。周禮有九夏。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按肆夏即時邁。樊遏爲韶夏。即執競。渠爲納夏。即思文。皆有辭而皆云金奏。則奏亦辭也。南陔白華之名。即九夏之類。金奏九夏有辭。笙奏南陔白華。獨無辭乎。

又周禮籥章以籥吹豳詩。豳詩即七月。籥吹七月、亦猶笙吹南陔白華華黍也。豳有辭而南陔以下獨無辭乎。又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即維清也。謂管奏維清于堂下。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大抵歌即樂也。未有有聲無辭之樂。今分樂與歌為二、未見其可。

古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古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古序曰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毛公曰有其
義而亡其辭
說曰按此皆武王時詩也萬物既多孝子得
養其父母故次南陔南陔者取南風來陔隴
之義孝子奉養清潔故次白華白華時和年豐故
次華黍華黍詩亡而古序合編故序得獨存朱子
以爲此笙詩有聲無辭引儀禮鄉飲酒及燕
禮鼓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磬
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

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謂歌有辭可歌笙有腔譜無辭愚謂有腔譜則腔譜之音自成辭腔譜所以調辭也王者作樂頌功德未有有腔無辭之樂所謂鼓瑟而歌者手彈口和故曰歌口吹而辭奏乎其中故曰笙曰樂曰奏序謂其辭亡者是也若謂本無是詩而序爲後人妄增是强誣之也但其所以亡之故不可考未知何獨亡笙奏諸篇耳朱子執謂笙詩無辭以此、

南有嘉魚之什

說曰、自南有嘉魚至吉日、凡十篇、而亡詩由庚崇丘由儀三篇不與焉、內菁菁者莪以上六篇、皆成王之詩、六月以下四篇、宣王之詩、文武成王之詩、謂之正小雅、宣王以下詩、謂之變小雅、

古序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毛公曰、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說曰、成王盛時、周公下士、藹藹多吉人、是詩

可以觀焉朱子改爲燕饗通用之樂非也樂雖用詩而聖人刪詩不以樂如以樂刪詩則所謂新宮貍首采薺九夏宜皆存之而皆不錄可知詩爲觀風化俗明王道稽世變昭鑒戒不獨爲樂耳惟頌爲樂歌附諸風雅之後風雅非盡樂歌也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人情樂放縱而惡檢押聖人言樂必言禮禮有經而樂無專經以此奈何後儒專以樂言詩乎

南明方也以比明主嘉魚以比良臣魚水君

臣相得也罩罩網羅求賢也樛木甘瓠上下
交也鵻鳩來思乘時變化也
古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毛公曰得賢則能
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說曰朱子改爲燕饗通用之樂非也夫雅者
政也皆朝廷獻納之辭如鹿鳴魚麗嘉魚辭
云有酒猶疑似燕饗是詩不及飲酒惟以燕
禮歌南山有臺爲据而是詩實非爲燕禮作
也山有草木多材之比也取賢樂只君子言

得衆賢則君身君德名譽福祚邦家無窮之慶所以爲樂得賢也

古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古序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古序曰由儀萬物各得其宜也毛公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說曰按六月之序此三篇原不相屬此以亡詩爲類耳朱傳據儀禮改由庚次魚麗崇丘次南有嘉魚由儀次南山有臺說見前

古序曰澤及四海也、

說曰朱子改爲諸侯來朝天子與之燕飲以示慈惠而歌此詩非也序義本謂天子親萬國懷諸侯天下一家故曰澤及四海總括全篇零露之意而朱子詆爲淺妄其實深約也蓋周道方盛泰交喜起之歌篇中言燕者安樂之意非飲酒也據詩次第此篇朝諸侯下篇方與之燕飲蕭蓬蒿也生澤藪高不盈丈露自天零即易所謂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

上下定民志履帝位不疚者也履禮也上下有禮則民志定而泰道成序謂澤加于四海者君以禮待臣之謂也豈飲酒云乎哉

古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說曰前篇來朝此篇賜燕朝則禮嚴燕則情親朝以朝旦禮主于辨也飲以昏夜情主于合也故爲湛露陽晞之比首章夜飲之初次章豐草有露露始降也三章杞棘籬邊小樹也杞棘有露夜漸久矣杞棘叢生昏夜之象

也飲多易昏亂故以顯允諷之末章桐椅則
高樹也見其實垂而離離然終燕燕歸天向明
矣所謂醉歸陽晞也禮終易放醉則驕勃則
躁故以豈弟諷之豈弟溫恭也
朱子改升亡詩南陔白華華黍于魚麗之前
魚麗以下悉依儀禮次第雜亡詩由庚崇丘
由儀以足十篇之數至此改爲白華之什
古序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說曰朱子改爲天子燕有功諸侯錫以弓矢

之樂歌謂錫弓矢是也謂燕非也燕與饗異饗用大牢爵盈而不飲所以示恭儉也燕則羞酢爵行無算所以示慈惠也燕饗皆用酒而饗主于錫以酒行禮非行禮以飲酒也周語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故燕或至夜而饗行于朝成禮而罷故曰一朝饗之春秋傳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終朝耳諸侯有四夷功天子錫彤弓以表其武功鄭玄謂使之專征伐是桓文之假託先王未

之有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而專征伐大亂之道也以此傳經誤天下後世可勝言哉

古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毛公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說曰朱子改爲燕飲賓客之詩非也按王制鄉子弟入學九年大成曰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升之大學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進于王曰進士司馬論定而後官之

位定而後祿之此先王所以樂育材也詩以菁莪比莪蒿也蒿生澤藪香美可食以爲著通于神明以供禋升臭于郊廟百祀故以比賢材蒿易長俄然而成故名莪小曰莪大曰蒿諺云三月茵陳四月蒿言易長也故以比育材莪本不生于陵阿與水中云在彼者以比培植之厚也錫百朋錫貝也貝文而澤以比朋友相麗澤也楊舟楊木爲舟楊之言陽以比君子也楊舟利涉以比濟世也沈浮野

水虛舟待渡以比賢士待用也全詩取義寓義而苟無古序卽毛氏不知其所由作也豈惟毛氏雖仲尼亦不知其所由作也雖降爲十五國風又降爲變風與菁菁子衿同改爲淫奔皆可似也故詩讀古序乃見作者之志亦可以知詩與聲辭與志之辨矣序烏可廢也朱子于古序斥爲無據于比義復不理會故以此詩爲燕飲賓客也又何怪乎

古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毛公曰鹿鳴廢則和

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

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說曰按毛公所云即孟子詩亡之意也聖人删詩以稽王道之興廢垂法戒也故小雅鹿鳴以下諸詩皆文武成周之盛百度所以脩舉世運所以興隆而穆王以後周道浸衰典刑廢墜至于厲王頹敗極巳國人逐之而死于彘其子宣王復修文武之政煥然中興故

自此至無羊十四篇皆宣王之詩也。此篇則美其命將北伐之功，皆所謂變小雅也。毛公序說歷舉鹿鳴諸詩所由廢，一以見世道興衰之由，一以明聖人刪詩正雅之義。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與春秋相終始，非徒爲聲樂而已。毛氏所以有功于詩也。

古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

說曰，此宣王命將南征有功，歸而詩人歌之也。朱子改爲軍行采芑而食，賦其事以起興。

非也芑嘉穀也宣王中興田野墾闢于彼于此餘糧棲畝王師所過隨處足食無轉運齎持之勞故以爲比朱傳以芑爲苦蕒菜軍士采而食之按詩託興而已若軍法掠民間一草者有禁豈眞有踐民田采芑菜之事乎善說詩者觀采芑六月軍旅之事思過半矣六月事勢張皇采芑氣象服豫蓋吉甫承頹敗之後敵驕而兵惰故其應變不得不敏及乎北虜既平軍聲既振中國氣勝而方叔之再

出也則服命服乘命車從容運籌而南蠻自奪氣矣故吉甫薄伐才兼文武方叔元老賤戰貴謀著之篇什豈徒以其辭而已乎故曰詩可以觀授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按世儒謂春秋夷楚據是詩之言蠻荊耳夫禹貢九州荊居第六則壤近中原江漢汝墳二南首善也焉得比諸荒服蠻夷荒服環畿甸四面二千三百里外皆得稱之何獨南土耳三代以前帝都居北故南土遠今楚正當四字

之中衡嶽五嶺以外南連百粵閩廣西南夷古皆屬荆故稱荆蠻非謂荆盡蠻也荆地半天下王者南面失楚如面牆江介險阻亂則先叛是以商周中與先服楚也若蠻夷也者先王荒之而已何以伐爲商頌云維汝荆楚居國南鄉言近也是詩亦云征伐玁狁蠻荆來威言玁狁遠而蠻與荆近不得不征也後儒解春秋尊齊晉爲擯楚之說考之詩書按之地里本無稽若云華戎錯居何國蔑有寧

〉獨楚歟餘詳春秋

古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毛公曰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王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古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毛公曰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說曰天子日萬幾而能留意于馬祖是能謹微也田獵非適意獲禽享賓恩接于下也蒐狩以講武先王之大禮也可以覘軍實可以

觀人心可以驗君德之好尚可以察政事之

下缺

毛詩序說卷之五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門人彭大翮
侄千里校

鴻鴈之什

自鴻鴈至無羊凡十篇

古序曰鴻鴈美宣王也毛公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說曰朱子改爲流民喜之而作非也小雅自鹿鳴而下至此二十餘篇皆朝廷制作不應忽采民謡一篇雜入其中以鴻鴈比者鴻鴈來去無常民亦罔常故未章美而寓規以爲流民自作誤矣

古序曰庭燎美宣王也毛公曰因以箴之

說曰朱子改爲王將起視朝而問夜之辭非也宣王豈眞有夜半視朝之事乎毛公所謂因以箴之云爾蓋夜未半而起太早亦非可

繼之道進銳者退必速始勤者終必怠所以卒有姜后之諫也詩人先見而毛說有所據耳

古序曰沔水規宣王也

說曰鄭氏曰以恩親正君曰規規者正圓之器五行東方爲規主仁恩也故春秋傳曰近臣盡規王信讒遠諸侯不敢直諫而但呼其親戚朋友念亂以感動王故謂之規朱子據詩中邦人諸友改爲民間相語非也詩謂諸

侯不朝飛揚扳扈不循道理其一二守禮者畏讒言之及莫敢自必故諷王遠讒親諸侯終大業也水無情之物流則不定隼急疾之鳥飛則不止皆諸侯不朝之比也

古序曰鶴鳴誨宣王也

說曰毛傳教王用賢是也鶴高飛善鳴者莫如鶴以比賢人也淵魚園在山石用賢之比也〇按序庭燎美而失箴箴鍼也微刺之其辭隱沔水規規圓求情動之其辭悲鶴鳴

誨。誨教也。詳說之。其辭核。古序精確如此。朱子必欲改作何歟。肙形弓至此篇。朱改爲彤弓之什。

古序曰。祈父。刺宣王也。

說曰。朱子改爲軍士怨久役而作。謂未見其必爲宣王。非也。如必欲見其爲宣王。則詩明言敗績于姜戎。然後可按國語。宣王三十九年。王師敗績于姜戎。料民于大原。兵不足。故發畿內之民從征。詩不敢斥王而呼司馬。朱

子遂以爲軍士語耳

古序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說曰朱子改爲留賢之詩非也其留也以去其去也以不用鶴鳴之誨孤矣故刺之猶王風之丘中有麻也馬五尺以上曰駒白駒比賢士貞潔也苗藿比好爵也生芻比獨善自養也

古序曰黃鳥刺宣王也

說曰朱子改爲民適異國不得其所而作非

也民不得所職政使然詩人託爲民言以諷王耳黄鳥好音人所悅也春陽始鳴應節趣時故爲遷居擇處之比穀惡木桑言喪也栩言虎也皆失所之比黄鳥性不穀食以比巳不食此邦之食也始以故鄉失所而來今又以此邦失所而歸故自託于黄鳥非以黄鳥爲刺刺病黄鳥者與呼碩鼠異也○按二雅皆朝廷獻納之詩小雅此類託民風以諷上故謂小雅若大雅專言君德所以異也

古序曰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說曰朱子改爲民適異國依其昏姻而不見收卹作此詩非也民適異國流離失所矣依其昏姻而不見收卹上所以教民睦姻任卹之行安在也不能養又不能教中興之業衰矣故謂之刺凡詩刺多即其人之事代言誦其詩知其政而美刺寓焉春秋之義蓋如此

古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

說曰朱子改爲築室成而燕飲以落之不言

誰室豈謂是詩亦通用乎非也禮廟成升屋刲羊洒血以釁之路寢成則設盛食考成以落之落始也始新故多祝願之辭

古序曰無羊宣王考牧也

說曰鄭氏曰厲王之世物產彫耗牧人廢職宣王興復故叙而歌之按周禮牧人掌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謂馬牛羊豕犬雞也此獨言牛羊舉祭享所常用者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至巷伯凡十篇

古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說曰朱子謂春秋魯桓公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是桓王之世上距幽王終已七十五年矣不知其人同異序之時世不足信此說非也按周制卿大夫世官尹氏家父皆世卿也子孫氏其先如虞仲之後亦稱虞仲之類若疑此家父即七十年後求車之家父則南山不平之尹氏亦即常武王謂之尹氏歟

古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古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說曰鄭康成以爲刺厲王非也豔妻之爲褒姒與山川之崩竭皆幽王事也

古序曰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毛公曰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說曰朱子改爲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此詩以責去者非也王朝設官遇饑年輒引去非必實有是事朱傳據二章正大夫

離居卒章謂爾遷于王都立說所謂靡有孑遺是周無遺民者也當時或偶有棄官去者非必羣臣盡離散也雨無正猶言天失常也託天災以刺時天降饑饉有罪無罪同死節雨失其正也忠邪不分刑罰不中政散人離零亂如雨也世儒疑不用詩辭命篇有如巷伯常武酌賚般豈盡詩辭也而意象悠然必求淺率易見則高叟之為詩矣

古序曰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說曰朱子改爲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非也詩人因王聽信羣小故發謀猶之說忠謀不用是非淆亂賢否倒置卽不善謀也如朱傳所謂謀則運籌畫策之謂矣○或謂小旻與小宛小弁小明皆以別其爲小雅得名也夫小雅詩多矣何獨別此四篇也若是則大東名小東正宜反以大名又何也凡篇目皆作者自命或太史記之太師目之未有二雅先有篇目如前說是先有小

雅而後以此詩從之非也若謂小旻小明爲別于大雅召旻大明則小宛小弁又何以別乎或又曰大宛大弁夫子刪之然則頌有小毖又焉得有大毖乎皆猜說也

古序曰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說曰朱子改爲大夫遭亂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非也按幽王宣王子也宣王承厲考之亂發憤中興幽王嗣立忘先人斡蠱之功故其辭曰我心憂傷念昔先人夫婦所以共承

先也宣王有姜后之賢納諫同心是以中興申后賢而幽王黜之禮妻子和則父母順子事父母雞初鳴適父母舅姑所而幽王夫婦乖離故其辭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廢太子宜臼而立伯服故其辭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宜臼奔申申侯挾太子召犬戎伐周故其辭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寵庶奪嫡兄弟亂倫故其辭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首章刺王無夫婦而忘先祀二章刺酗酒喪儀而身不

修。三章四章。刺其無父子兄弟之法。而家不齊。五章刺其刑罰不中。而天下不治。六章刺其大亂將至。而王不知懼也。禍起于夫婦。故以鳴鳩比。鳴鳩即雎鳩。布穀也。鳩族惟雎鳩關關善鳴。而且高飛。他鳩鳴則不飛。飛亦不能戾天。月令鳴鳩雌雄以羽相拂。他鳩則逐其婦。故本草云。食布穀。佩其骨。令夫婦和。因以爲比也。苟幽王能如關雎。則無忝于先人矣。三章敘者。[illegible][illegible]。比君嗣也。中原比見黜也。

菽豆霍也豆言屬霍言護爾雅大山宮小山
霍太子在外之比也螟蛉之言伶仃螺嬴之
爲毒螫皆禍亂之比也下篇以小弁繼之其
爲刺幽王甚明也
古序曰小弁刺幽王也毛公曰太子之傅作焉
說曰朱子改爲太子宜臼被廢而作非也凡
刺詩託爲其人之言耳不必眞出其人之口
也毛公獨于此詩明之者非謂小弁獨託而
他詩皆眞也以明子之于父無刺而小弁之

親親非宜臼所及耳故篇首以鸒斯比鸒斯鴉烏也烏孝烏也能反哺鸒似烏而不知反哺小而好羣飛宜臼爲世子依母歸申以譬其父禮云知親而不知尊者禽獸是也故託鸒斯以諷之賢傅之言也予幼受朱傳竊疑平王與申侯殺父而棄先祖累十世之業孟子許以親親之仁何也謂詩可觀觀小弁則失之平王矣謂詩道性情小弁之爲詩則親而爲子則逆何性情之與有晩讀毛傳頓釋

此疑益信毛公之于詩深矣、
古序曰、巧言、刺幽王也、毛公曰、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說曰、按小弁以下四篇、皆信讒之害、小弁害家、巧言害國、何人斯害朋友、故巷伯刺讒人、編什之序也、
古序曰、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毛公曰、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說曰、朱子疑詩中言暴不言公爲無據、非也、

詩言微婉未有刺其人而直斥之者也讒口害人蹤跡詭秘平生僚友一朝反顏如路人故屢言彼何人斯爲窮詰之辭也從行二人究其推諉之奸也逝梁不入發其忸怩之情也飄風鬼蜮比其陰險之私也辭婉而其意切矣○予讀是詩而益知性情之說矣通篇非真有適梁過門之事蓋比其艱險反側欺君賊友分誼已絕而其言肫懇傷往望來有北戀遽絕之情焉一何其厚也豈必蘇公實

有處讒不動之養乎蓋詩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言不如此不足以爲詩人苟能以詩之言養性則性定以詩之義存心則心安以詩之氣處人則人和以詩之性情處變則無所往而不自得故曰不學詩無以言非謂擬其詩即觀其人之性情之謂也其人不必皆中和其爲詩必無暴厲者矣如執詩以徵人則三百篇必皆周公之制作然後可此孟子所謂高叟者矣

古序曰巷伯刺幽王也毛公曰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說曰詩寺人即巷伯也宮中永巷之長掌宮中之役或奄人爲之然受讒之事不可考巳朱傳遂謂以讒被宮刑何据乎貝水蟲也其介五色如錦生而成文非造作也萋附麗也斐均錯也皆織造之象禹貢厥篚織貝比無是事而羅織如生成也箕東方蒼龍之宿也秋夏見于南方凡占星皆于昏旦南中故曰

南箕也。天官書箕爲敖客。曰口舌。凡四星。東向。橫張如口。東二星大。張如箕舌。西二星。微狹如箕踵。哆口。微張之貌。侈則大張矣。以比因人之小過。而以口舌張大之也。

谷風之什。

谷風至信南山凡十篇。

古序曰。谷風刺幽王也。毛公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說曰。朱子改爲朋友相怨之詩非也。谷風東

風東爲君方風自君出也習之言俗也風雨無常以比朋友道乖也衛風刺夫婦意與此同文武道隆伐木求友幽王失德谷風刺薄所以屬雅雅政也獻納之義也如謂民間朋友相怨而作則當以屬風王朝爲雅邦國爲風按小雅短章疊詠如此類猶是風體大雅盡莊嚴大篇亦大小之別也

古序曰蓼莪刺幽王也毛公曰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說曰朱子改謂民人勞苦自作非也孝子行役親死不得見詩人託爲孝子之言以諷王之不仁也爲民父母使民至此所以爲刺而幽王父子相賊釀成驪山之禍是詩爲之兆矣

古序曰大東刺亂也毛公曰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說曰按此亦幽厲時詩故稱西人西京之人也譚東方國名詩不及而序云譚大夫作必

有所受之。

古序曰、四月、大夫刺幽王也。毛公曰、在位貪殘下國搆禍、怨亂幷興焉。

說曰、朱子改爲遭亂自傷之辭、非也。讀此詩者、想見四時愁慘、山川寥落、飛走動植、彫零殀札之象、何必斥王、乃謂爲刺乎。至末云寧莫我有、維以告哀、刺義曉然矣。

古序曰、北山、大夫刺幽王也。毛公曰、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說曰朱子改爲大夫行役而作非也爲行役者之言以刺王耳說見孟子非山背陽之比也杞苦菜食苦之比也

古序曰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說曰朱子改爲行役勞苦憂思者之作非也幽王之時小人衆多君子悔其共事故序借將車以釋之將猶駕馭也小車駕馬大車駕牛車行利輕而惡重貴馬而賤牛故以牛車爲小人負重之比也始不察而誤用至于困

億誤國僨事、所以可憂。朱子因篇次北山小明間、改爲行役而作、非也、

古序曰。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說曰、朱子改爲大夫久役而作、非也、誦其辭悽惋流涕、雖敘行役之苦、而多悔恨之情、各章念彼恭人、思自全之策、惟有恭愼、可化憂患爲景福、處亂世而獲安全、此其怨悔之意甚明也、若但以爲行役、殊不盡作者之情、

古序曰、鼓鐘、刺幽王也、

說曰幽王東遊淮上爲流連之樂故詩人刺之。天子非巡狩不行嘉樂不野合西京去淮上甚遠而久作樂于水濵非先王之觀也是役也未必無朝會而詩但言鼓鐘淮水以諷其荒樂遠遊無復先王修禮輯瑞柴望祭告之典與秦政隋廣先後一轍所以爲刺也

古序曰楚茨刺幽王也毛公曰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飢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說曰朱子改爲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宗廟之祭而作非也按詩辭莊嚴典則多贊頌之語與下篇信南山甫田大田皆諷幽王而惟此篇首四語思古傷今餘但極稱古時和年豐祭祀燕享宛然身逢其盛而銜恨于生今之世意在言外豳風七月周公遭亂述古以諷成王意與此類若以爲公卿奉祀之詩則七月亦周公燕饗之詩可也蓋農事者國之根本祭祀者國之大事洪範以農

政繼五行周官以三農先九職洛誥以明農序正父自后稷肇祀不窋失業公劉古公疆理力田以拓丕基子孫守先訓力農奉祀遂以此占國運之興衰是以后稷配天而作生民文武功成而頌思文二叔不才乃詠七月幽王死宗周滅乃有楚茨大田平王東遷九廟墮乃歌黍離皆推本農事不忘先業也無逸一書極言稼穡艱難與先代勤民之主以戒成王楚茨諸詩歷序古曾孫稼穡祭祀禮

樂壽考福祿以諷幽王詩書獻納同也今以爲公卿力田奉祭與雅何涉降而爲國風可矣

古序曰信南山刺幽王也毛公曰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說曰朱子改爲公卿力田奉祭之詩又曰曾孫古者事神之稱序以爲成王陋矣非也蓋周以農事開國雖不始于成王而疆理天下宅土中分九服盡東南之地爲則壤實自成

王始耳。如詩書周公之七月無逸召公之誥公劉皆以農事輔導成王故序以曾孫爲成王。雖事神之通稱實莫大乎天子。記曰稱曾孫謂國家也故武王自稱有道曾孫在諸侯如貍首之曾孫侯氏春秋傳之曾孫蒯聵周禮考工記之祝侯曰詒女曾孫諸侯百福自諸侯而下禮卑名小而分輕不足舉矣其曰維禹甸之者思古傷今猶前篇自昔何爲之意亦王者事也詩凡四詠禹功豐水東注詠

武王。奕奕梁山美宣王。天命多辟美商王。此篇諷幽王始以爲美公卿。其辭不倫。其曰南東其畝者。槩率土而言也。周京偏據西北。天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其田之膏洩與疆理之功。莫遠于南而極于東。文王化行。亦止南國。故王制稱東田。大雅江漢云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成王時。周公東征。至于海隅。奄徐淮揚之土。始歸版圖。故曰南東其畝。始以爲公卿之詩。義不及此。

甫田之什

甫田至賓之初筵凡十篇

古序曰甫田刺幽王也毛公曰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說曰朱子改為祭方社田祖之詩非也首章傷今之意宛然思昔曾孫能繼古人傷今人不能繼曾孫也凡詩諷刺微婉此篇與楚茨信南山皆見之首章大田見之三章使誦者罔覺所以為主文而譎諫也

古序曰大田刺幽王也毛公曰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說曰朱子改為農夫答甫田非也公卿祭方社與農夫何預而詩以答之毛公矜寡之說正是詩人刺王之志見於第三章幽王之時田野荒蕪人民離散犬戎饑食漸逼豐鎬不數年而宗廟化為黍離此大田諸詩所以作也哿矣富人哀此矜寡是之謂不能自存焉爾

古序曰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毛公曰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說曰朱子改爲天子會諸侯于東都講武而諸侯美天子之詩非也各章首二句悽然有河山今昔之感與淮水同其慨歎其爲刺幽王甚明也昔周公營洛都朝會巡守以明賞罰故作立政曰文子文孫其克詰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成康既沒周道寖衰久曠盛典宣王中興復古詩

人有車攻之頌幽王嗣服荒于酒色嫡庶不正父子相傾賞罰僭濫武備不修會同遂廢故詩人覩洛水而追思先烈也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以周京密邇西戎故諷以作六師慮其有戎狄之禍也保家室寓太子申后之事也保家邦知西周之將亡也君子至止諷以朝會也福祿諷以賞善也戎服佩刀諷以罰惡也序說備矣自此以下四篇思古情迫言華而旨悴畏禍之深主文而譎諫故言之者

無罪嗟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秦風之將興

也變而之雅周雅之將亡也變而似風誦者

當自得之

古序曰裳裳者華刺幽王也毛公曰古之仕者

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幷進棄賢者之類絶功

臣之世焉

說曰朱子改爲天子美諸侯之辭以答瞻彼

洛矣非也按序謂歎舊子弟賢而王不能用

耳昔周公之訓曰故舊無大故不棄也子孫

賢則世官不賢則世祿周道也幽王之世女謁內嬖皇父家伯羣小蔽賢而耆舊如家父芮伯凡伯諸君子皆不得進用世家子孫或有爲人所傾服而不得譽處有文章而不得福慶有車馬而不得顯用小人在位奪功臣之祿棄賢者之後故末章追頌先臣功德似穀其子孫而諷王所用之非人也裳裳棣也其華同蕚故比兄弟世族非親非族鮮有以常棣比者矣棣華先葉首言葉滑則華落矣

故爲有賢無譽處之比棣華色白次言芸黃則色變矣故爲有文章無福慶之比三言或黃或白華尚有存者故爲有車馬無祿位之比世族彫謝所以謂之棄類絕世也

古序曰桑扈刺幽王也毛公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說曰朱子改爲天子燕諸侯之詩非也幽王沈湎于酒比昵羣小上下之間無復儀文故詩人刺之桑扈小鳥也一名竊脂貪饕無行

之比也然其羽毛猶有文章可觀人而無禮儀則穿窬之不如故桑扈喪失扈從之比也古序曰鴛鴦刺幽王也毛公曰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說曰朱子改爲諸侯答桑扈非也古先聖王仁民之餘澤及于萬物取之不傷其類用之不過其節飛鳥不喪羣廏馬不食粟騶虞所以歌王仁而魚麗所以美富有也幽王暴虐水陸飛潛無不盡取殺胎覆巢爲亂于上剝

膚取之而刈嘗用之民窮財盡是以大亂故詩人思古明王而託鳥獸以比也毛云交于萬物者釋鴛鴦之義鴛鴦交匹之鳥也飛棲必雙聖王愛物不忍殘其偶故以為比于飛不弋宿也畢羅小網不盡取也在梁戢翼若其性也廏馬秣摧食以時也取之有道則飛鳥不失羣用之有節則廏馬不妄費為盛世之鳥獸猶得所而況于民乎萬年福祿頌古明王之辭所思者遠而所悲者深是以為刺

○按風雅之序皆始于治中于亂終于思治故風終豳小雅終楚茨以下大雅終江漢常武焉

古序曰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毛公曰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說曰朱子改爲燕兄弟親戚之詩非也幽王驪山之禍將作矣與羣小日沈酗于酒親族疎遠無由得關其忠文武盛世鹿鳴樂嘉賔

伐木宴朋友故忠言上聞幽王以兄弟爲路人危亡已至而深宮之飲不休詩人因借飲酒致頻見之情非爲酒也末動之以危言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如後世敵兵四合而帳中夜飲亡國之慘千古一轍杜甫所謂東方漸高奈樂何則也長歌可以代泣其頍弁之謂乎

古序曰車舝大夫刺幽王也毛公曰褒姒嫉妬無道并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

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說曰朱子改爲燕樂新婚之詩非也雅詩皆君德時政新婚之歌何緣得入其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明廷之法言非房中之艷曲也是時褒姒專寵忠諫無路詩人思得賢媛以爲內助猶陳風東門之池思淑姬也東羣以比民勞無好友無德以諷幽王之不淑也禮王后車服飾以雉雉善雊者曰鷮平林集鷮褒姒淫暱之比也無旨酒無嘉殽宮中沈湎

之比也高岡柞薪淫女據中宮之比也高山
景行淑女母儀天下之比也
古序曰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古序曰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毛公曰幽王
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
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說曰朱子改爲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非也
王朝有雅侯國有風諸侯飲酒自悔宜與衛
風淇奧伍今在雅則王朝獻納之辭矣昔康

叔封衛、周公述武王之意作酒誥。此詩亦以申揚祖訓、欲幽王念武王、思周公也、夫子刪詩存此、與書存酒誥正同、所以爲雅也、序云刺時者、武公之時、即幽王之時也、武公爲王卿士、不敢斥言刺王、諷諫之義也、

魚藻之什

此什終篇、故十多四焉、

古序曰、魚藻、刺幽王也、毛公曰、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

焉。

說曰朱子改爲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非也本刺幽王逸樂不恤其民而毛云思武王者以詩有鎬京云爾此類朱子詆爲陋而毛之得解正在此蓋既云在鎬則雖謂之思武王亦可也言詩不以辭而以志宜如此。

古序曰采菽刺幽王也毛公曰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

見微而思古焉、

說曰、朱子改爲天子答魚藻、非也、蓼蕭湛露、先王所以親諸侯、雅之正也、采菽菀柳、幽王所以失諸侯、雅之變也、如朱說則正變混淆矣、菽、羹霍、霍之言護也、故大山宮小山曰霍、爲諸侯藩王室之比也、泉水觱流則安、觱沸者、陵暴之比也、拼突而出曰檻、水激則不生物矣、芹之言勤也、勤王之比也、赤芾在股、不蔽其足也、邪幅在下、露其行縢也、無委佩之

慶傲慢之比也。柞惡木可薪。非棟隆之材也。蓬蓬葉亂以比無禮也。楊木輕舟浮而維之以繩比流散也。各章詠古以諷今。蓋天子所與共奠天下者惟諸侯。先王爲之侑饗以賓之。朝覲以會之。衣服車馬以庸之。諸侯親則屛翰固而天子尊。故首章思先王錫予之隆二章思先世來朝之儀。三章思來朝之恭敬。四章思從行者之有禮。五章思昔人心驩悅。今幽王恩禮衰薄。諸侯不朝。朝者亦憤懣不

平。無勤王之忠。所以刺也。爲豔后一笑。而舉烽火以戲諸侯。末年犬戎之難。諸侯不赴而西周遂亡。詩人先見。序所謂見微思古也。

古序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毛公曰。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說曰。詠親親而以角弓比。所以爲刺。騂。赤色也。彤弓。周人所尚。以比貴戚也。角。角觸也。以比不睦也。弓。屈彊之物。以比幽王驕亢也。

古序曰。菀柳。刺幽王也。毛公曰。暴虐無親而刑

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說曰。楊之垂者曰柳。柳。僂也。柔脆之木。喪車亦曰柳。日酉亦曰柳。昧谷謂之柳谷。蓋頹敗喪亡之比也。鳥飛雖高。不能附天。易小過之象曰。剛失位而不中。不可以大事。有飛鳥之象。亦謂君子行過乎恭也。

古序曰。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毛公曰。古者長民。衣服不二。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說曰朱子改爲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非也衣服者身之章先王所以齊民俗辨等威莫先于衣服王京八方人萃習尚易雜明主端好素儀則邦畿首善貴家大族不敢競浮華以傷雅道四方所以取正也幽厲奢侈都人化之士女游冶膏首袨服姣後世高髻大袖之謂服妖詩人所以興刺也夫帝王不易民而化上好則下甚文武之豐鎬既有周南幽厲之豐鎬

焉可無此篇乎所以存都人士也

古序曰采綠刺怨曠也毛公曰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說曰朱子改爲婦人思其君子之詩非也幽王使人不以道詩人託閨怨以刺之人情者聖王之田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新昏三月不從政恤其私也今使其室家睽離匹婦銜怨故聖人録是詩以明王道本乎人情耳綠與藍皆色也爲女

子事人之比綠葵通其草澀礪可滌笄櫛藍可染布帛皆婦人所用五月刈藍紀時也

古序曰黍苗刺幽王也毛公曰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說曰朱子改爲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將徒役南行行者作此詩非也按詩任輦車牛營繕之事徒御師旅則征戰之事也肅肅謝功營謝之功烈烈征師則平淮之師也此詩兼營謝與伐淮二役追思先王

召虎君臣以刺幽王之不能繼先業也獨謂營謝之卒自作誤矣

古序曰隰桑刺幽王也毛公曰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說曰朱子改爲喜見君子之詩非也又曰辭意大槩與菁莪相類尤非也詩苟不逆其志但據文辭之相類即二南之辭有類鄭衛者矣奈何不以此詩爲喜見君子之詩乎末章未見之情究然何爲喜見幽王無道君子在

野故以桑爲比桑者喪也桑可爲衣喪其衣
德也隰下濕比賢者處側陋也

古序曰白華周人刺幽后也毛公曰幽王取申
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
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
詩也

說曰朱子改爲申后被黜而作如以小弁爲
宜臼自作皆非也周人代爲申后之言以刺
幽王耳予幼受朱傳疑申后能爲白華之忠

厚胡不能戢父兄之逆謀宜曰能爲小弁之親愛胡乃預驪山之大惡讀古序始知二詩爲託刺故序不可易也然不曰刺幽王而曰刺幽后何也幽后褒姒也幽王之黜申后也以褒姒故刺幽后卽刺幽王也王爲幽王則姒爲幽后也言約而該矣朱子謂幽后字誤非也菅茅白華喪祭用之比嫡后淸潔其承先祀也雲無心水無情桑衣所出鼓鐘風聲也鶖鶴嫡妾貴賤也鴛鴦夫婦也扁石妾卑

也皆所以比也、

古序曰綿蠻微臣刺亂也毛公曰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說曰朱子改爲微賤勞苦者託爲鳥言非也謂詩中未有刺大臣意亦非也行有後車能飲人能食人非大臣而何乎又謂序言褊狹無溫柔敦厚之意夫溫柔敦厚以求詩非以求序也詩不可盡言序則不可以不盡言也詩不敢直懟而自託于鳥不敢辭勞而但告

哀于人黃鳥睍睆應節趣時人所喜悅故以爲比也志苦而辭卑乃所以爲溫柔敦厚之至也又謂全詩皆鳥言綿蠻二字爲鳥聲直貫全篇尤不成文理矣

古序曰瓠葉大夫刺幽王也毛公曰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說曰朱子改爲燕飲之詩非也古明王親賢好士日與羣臣嘉賓接慇懃之歡物薄而禮

勤會數而情厚士君子日親則深宮長夜之娛自損觀頍弁賓筵魚藻諸詩而知幽王日荒于酒也羣臣宗族罕得進見故詩人託興瓠葉以訓恭儉瓠賤而葉兔小而首至薄也牲牢饔餼不用而取其至薄善誘之意也王且不能行所以廢禮也變雅至此周室將亡矣朱子猶以爲燕飲之詩則三百篇次第皆錯亂而不可讀已

古序曰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毛公曰戎狄

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于外故作是詩也

說曰朱子改爲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用序之義而不本其事則作者之志茫無棲泊豈刪定之意歟漸石危險之比也周在西荆舒在東故曰悠遠也豕蒸涉波東南江海之景也豕江猪也易中孚所謂豚魚風至則羣起波面躑躅然見其腹白故曰白蹢風之徵也月離畢雨之徵也畢北方玄武

之宿也八星形如有柄小網故曰畢主邊兵
亦謂之雨師月陰精也主水行畢度則多雨
風雨則失天時險遠則失地利久役則失人
和君不仁而好戰亡可立待矣漸漸之石已
下三詩悽愴哀颯亡國之音也
古序曰苕之華大夫閔時也毛公曰幽王之時
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并起因之以飢饉君
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古序曰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毛公曰四夷

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說曰子云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詩與漸漸之石序皆云下國興刺則舉世非之矣怨悱悽惋辭窮志竭無復含容之意與大雅瞻卬召旻同其迫促所以終二雅而爲亡國之情也據古序聖人删定之義井然姑采傳之紛紛則顛倒錯亂甚矣天地間物之至微易生莫如草無草則不毛之地故以草玄黃比

也若華色赤周之所尚也玄黃赤色之變也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坤之六五地道窮也小雅始于鹿鳴終于何草不黄道窮故詩義在比與興非有二也